



星期文库

《史记》里的谋士之二

英雄不问出处

晏建怀

历史上有一些小人物,尽管出身不显,结局不明,但他们却常常因为一个举动、一个点子或一个事件而让自己青史留名,成为后人景仰和钦佩的对象。比如在江边救了伍子胥的渔父,假如没有他,伍子胥不可能逃脱楚兵的追杀,那么吴国的历史将要改写,楚国的历史更要改写。而在楚汉战争中,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位洛阳新城(今河南伊川县西南)的三老(乡官名,掌乡里教化)董公,因为他的一条妙计,让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得以抢占高峰,先发制人,堪称改变大历史的小人物。

项羽分封天下后,曾杜撰一个“古之帝者地方千里,必居上游”的荒唐理由,把义帝熊心赶出了楚都彭城,逼他远徙长沙郴县。熊心虽极不情愿,但项羽一再督促,熊心不得不乘船南下。但项羽终究是不放心,之后又密令九江王英布将熊心杀害于郴县。

汉二年(前205年)三月,刘邦招降魏王魏豹、逼降殷王司马卬,在修武稍作停顿并收得陈平后,随即南渡平阴津(黄河津渡名,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区东北)抵达洛阳,准备攻打项羽的老巢、楚国首都彭城。在路上,洛阳新城三老董公拦下刘邦车驾,说有事禀报。刘邦驻马停下,问董公有何见教。董公说:“古人说‘顺德者昌,逆德者亡’,‘兵出无名,事故不成’,唯‘明其为贼,敌乃可服’,公布敌人的罪状,敌人才可能被打败。项羽素来无道,如今又杀主弑君,可谓罪大恶极。已有仁,不必用勇而天下自服,已有义,不必用力而天下自定。大王如果真的打算讨伐项羽,不如为义帝发丧,全军缟素,传檄诸侯,使人人知义帝被弑,通告项羽罪责,然后师出有名,天下共仰,所谓上古三王盛举,也不过如此了。”

刘邦听后,简直如拨云见日,恍然大悟。于是,刘邦立刻命令三军缟素,为义帝发丧。他自己则在义帝灵前“袒而大哭”,一连三天,悲切至极。同时,命人草拟檄文,遣使分送各诸侯国。檄文说:“天下共立义帝,北面事之。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,大逆无道。寡人亲为发丧,兵皆缟素。悉发关中兵,收三河士,南浮江汉以下,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。”

刘邦通过为义帝发丧举哀,既为自己的讨伐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,树起了一面正义的旗帜,又为伐楚找到了众多的同盟和帮手。而最为关键的是,通过为义帝发丧,刘邦在秦末的诸侯混战中抢得了道义制高点,为最后楚汉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董公的谋略,为汉王刘邦带来的政治收益简直是无法估量的。

可见,英雄不要问出处,智者常常藏民间。

两毛钱一袋,一袋够嗑五分钟左右。正在嗑瓜子的时候,被班主任发现了,那会儿学校对学生管理严格,是不允许在教室嗑瓜子的,于是班主任命令小葵站到讲台上来,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把五袋瓜子全部嗑完。班主任挥舞着板擦上课,她在讲台旁边嗑边哭……听完这个故事,我笑了许久。

少年时还有位远方写诗的朋友,那时候见面不容易,都是通过写信交流近况。记得他曾经给我寄过一首写向日葵的诗,其中有一句是“向日葵轮盘一样嘎嘎转动着”。这句诗我时常会想起来。疫情中有一年,我到山中散心,看见山路边长满了向日葵,每一株向日葵都顶着一个丰盛的葵盘,葵盘里长满饱满的葵花籽儿。那一刻我又想起了朋友写的那句诗,原来向日葵葵盘转动起来,真的是有声音的,只是这声音,要从记忆里听取。

从前几年开始,我又逐渐爱起吃瓜子来,可能是我太闲了。我已经不去想瓜子的主产地是哪里(搜索得知,中国最大的瓜子主产地是内蒙古,每10颗瓜子就有6颗来自大草原),也对“瓜子牙”这类的担忧报以无所谓的态度,反正牙总是要坏的,坏了种新的就是。只是偶尔嗑着瓜子,脑瓜子里会突然蹦出一句话,“向日葵的葵呀”,整个人会怔一下,得抓紧喝口水压一下要咳嗽的嗓子,然后继续抓起一小把瓜子……

这么多年过去了,不把一袋瓜子嗑完就不想停手的习惯,还是那么顽固。

都悬挂着几十颗,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。一些果子已从枝头散落,铺出红艳艳的一地。一楼庭院的外墙,密密麻麻地爬满了爬山虎,记得前几日还满墙碧绿,如今正在渐次变紫变红。

天气预报说近日有风。或许明天,就是一个有风的日子。吹落一片叶子,摇落一粒果子。一片又一片,一颗又一颗,离开枝头,盘旋飞舞,落到地上,斑驳成诗,绚烂如画。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大自然这身绚丽的秋装,总是看不够的。

了县里的小河边。他扶她下车,说:“你看辛苦表弟大半天,终于把咱拉到了大海边。”

“哦,那太好了,我终于见到大海了,这辈子也算没白活。”

“你听,大海波浪滚滚,哗啦哗啦的,你看见了吗?天空中有许多很多的海鸥飞来飞去,还有一艘艘的大轮船来来往往。”

他的手,一会儿指指天空,一会儿指指远方。

“可不是吗,我看见了看见了,真好,真是好呀,我咋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大海。”

哗啦哗啦……

她听着,听着,不停地笑,不停地说,这真的是大海,这真的是大海的声音。

……

两年前的那场病,因为舍不得动钱,治疗不及时,让她落下了双目失明,让她再也看不到大海,只能听见大海的声音。

向日葵的葵

韩浩月

每逢遇到向日葵,我总会产生不小的兴趣。我发现向日葵并不会追逐着日头走,起码不会像时针那样,明显地跟着太阳的方向,有时我多管闲事,遇到这样的向日葵,就会把它的花盘扭一下、抬一下,让它朝向太阳的方向。但向日葵从来不听话,执拗得很,手一离开,它就骄傲地又回到原来的样子。我吃过向日葵花盘里的葵花籽,不好吃,和瓜子厂炒的瓜子,完全不是一种东西。于是我想,向日葵是向日葵,瓜子是瓜子,心里又雀跃起来,又对远方的瓜子地有盼望了。

在县城上中学时,我认识了县一中的女孩子,作为只能上联中的差生,对一中的学生总是高山仰止。记得刚认识时,我问她叫什么名字,她穿着黄色连衣裙站在阳光里显得很耀眼。她大声说出了她的名字“葵”,也不知道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于是我也大声问:“是什么葵啊?”她哈哈大笑说:“向日葵的葵呀。”从此之后,我在她名字前面加了个“小”字,“小葵”就成了她的名字,没准在家里家人就叫她“小葵”。

小葵和班里的女同学打了一个赌,她赢了,奖品是一块钱五袋的瓜子。那会儿已经有小袋装的瓜子卖了,

浅泛黄,有的黄绿交错,装扮着新的秋天。

小区草地上散开着一丛丛、一簇簇的野菊,花心为白色,花瓣为黄色,

秋装

彩虹

“暗暗淡淡紫,融融冶冶黄”的散淡从容,自在烂漫。不远处一株海棠,红艳艳的果实,一串串、一颗颗,如小灯笼似的缀满枝桠,粗略数一下,每根树枝

了三间,幸好没有伤着人。买沙买瓦买水泥,买菜买酒找人修,又花了不少钱,那厚厚的一沓子钱剩了没几张。

屋子修完那天,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,是喜事,又是愁事。喜的是儿子十年寒窗总算走出这山窝子了,愁的是那一年一两万的学费去哪儿弄。

大海的声音

墨之

借吧。东家借,西家借,又卖掉了家里的两头猪,总算把学费凑够,还给儿子买了一身新衣裳。

儿子走了,她也就死心了,再也不提去看大海的事。他心里有数,他一直想着这事儿,可孩子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还得交学费……

那一天,他请表弟吃了顿饭,让表弟开着车拉着他和女人东转西转到

秋天,夏播的向日葵成熟了,远方的向日葵地,该是一片黄灿灿的景象。我暂时去不了向日葵大片大片生长的地方,但在饭桌上,谈谈向日葵的事情还是可以的。

“瓜子算盘菜吗?”“当然不算。”“那为什么上菜前桌子上总放一盘瓜子?”“这么说,瓜子倒也算盘菜……”这个对话,发生在朋友聚会时,我和朋友嗑瓜子、喝茶旁观。不一会儿,桌角的瓜子皮就堆成了一堆小山,“哗哗”地推进垃圾桶里,继续嗑。嗑瓜子这种事,不能轻易开始,一动手就停不下来,非得把袋子里的瓜子嗑光不可。

向日葵最大的作用,好像就是生产瓜子。瓜子有什么好吃的?除了开头几颗还能品到果仁的香味,后边的嗑瓜子行为,纯粹就是习惯动作,主要用于打发时间,让手头有点儿事做,和抽烟带来的感觉差不多。所以说,吃瓜子这事,也就快乐一会儿,吃久了也挺无聊的,手指头捏瓜子捏黑了,嘴唇也抹黑了,牙齿也嗑酸了。

瓜子是向日葵的种子。我常想象,在远方,有大片的瓜子地,瓜子像麦子或玉米那样被种植和收获,那时候我对这样一个地方充满向往。向日葵在我故乡的田野里,偶尔也能见到,它们零星地生长在田间地头、堤上岸边。它们自身自灭,我不知道它们的花盘什么时候孕育,什么时候盛放,什么时候成熟,什么时候被人一把掳走。我那时甚至不知道向日葵花盘里藏的种子是可以吃的。由此可见,人在小时候,容易被一叶障目。

早晨在小区散步,风中裹着些许淡淡的凉意,秋天已来。

居住在城市,很难遇见“露草百虫思,秋林千叶声”的山野秋景,但静心观察,依旧能够真切地感知天地间正在悄然换装。

要不了几日,楼前屋后的草木,便会慢慢褪去盛夏的浓绿。蝉鸣也轻了半分。小区里的槐树开始收敛繁花,梧桐、杨树、银杏的叶片,或许还想成为一朵花吧,在秋天的日子里,试试可不可以褪去浓绿变成花的模样。于是,有的灿若云霞,有的深

女人非常想看大海。男人没文化,没特长,人还老实,只会出苦力,挣小钱。他们的家在一个小山村,交通不便,很闭塞。

离他家最近的大海,他打听过,得一千多里,要从镇上坐公交,再到县里倒长途汽车,再到市里坐火车,光车票一个人就得好几百元,两个人一千多元,再加上吃住得几千元。

男人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可他省吃俭用,一直在攒,一直想着攒够往返的全部开销,然后,带她去看大海。

马上就要攒够了,可谁知,女人突然生病了,在医院住了一阵子,厚厚的一沓子钱塌了个坑。

继续攒,马上就要攒够了,可谁知,几个亲戚家的孩子结婚的结婚、生娃的生娃,随了不少份子,厚厚的一沓子钱又塌了个坑。

继续攒,马上就要攒够了,可谁知,来了一场暴风雨,把院里的一棵大树刮断了,树头砸在了屋子上,五间老屋塌